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回 錢塘江龍游傳古蹟 東海岸徒弟覓師尊

卻說火龍真人是老君祖師的大弟子，上界數一數二的大羅金仙。此番專為傳教度龍，了結宿緣而來。所以和以前幾次降世情形不同，先時獨自一隻單身，或現本相，或化人身，來去悠然，不落跡象。此番卻帶了侍從仙官，召來獅象虎豹，並有本地山神土地為守衛之官，本宅的灶君門神供奔走之役，真個氣象莊嚴，神情端肅。先將飛龍來歷指明，到了夜半子時，開始傳授飛龍許多道術，著他前去報仇，只許傷身，不准殺人。事畢之後，即去東海練習仙法。等候西方老龍到來，一同應召上天。真人直至五鼓向盡，方又踏著蓮花而起，冉冉彩雲，悠悠仙樂，簇擁著仙官仙吏，齊向半空而去。後面卻有一條大龍，張牙舞爪，搖尾擺頭，緊緊跟隨。似乎恭送的樣子。直至真人法駕杳然，彩雲漸散，那龍方才飛回胡宅。這便是胡飛龍現出的原身。飛龍自吞服本身丹丸以後，不但力大無比，而且化龍化人，為仙為神，俱可隨時變化。從這次恭送真人為始，以後也曾現過好幾次原身，所以近處地方都習見習知，並都曉得即是胡家女孩子的原身。因此就在胡家所在之地，取名龍游。如今還稱為龍游縣，就是這個出典了。

那飛龍自受真人傳授仙法，他本是夙根極好、聰明絕頂的人，當時早都已領會，而且把一應訣咒，都記得清清楚楚。等得真人去後，又恐怕日久失憶，先在家中靜悄悄地默念了幾天，料到不會遺忘，方才預備料理俗世未完之事。第一是生母因那個輕薄同學一言之辱，竟致自殺明志，此仇不報不成，仙人既勿傷殘他的身體，此事便可先辦。要知此時的飛龍，已不是三日前文弱無能的孩子可比，休說那家僅僅用了幾個武人管門守護，就再請上萬馬千軍，也都不在他的眼內，他卻不願作那驚駭世俗之事，仍是一個孩子的身容，再去那家討戰，兩個武夫都被他三拳兩腳打得鼻塌嘴歪，爬不起身，待要往內闖將進去，早有許多家人，各持棍棒刀槍，一齊擁上，將飛龍圍在核心。

飛龍不覺大笑。猛見他那同學跟在一個道人後面，瑟瑟縮縮的走了出來。原來他們新近得知胡家有降仙之異，深怕飛龍學得道術，再來尋他，不是一二勇力之輩所能抵抗，因此托了朋友，前去城內聘得一位道人。據說道人是一位遊戲人間的散仙，自稱為不愚道人。許多百姓因他常常顯些怪異出來，大伙虔誠頂禮，稱為大仙。那大仙受了那家禮聘，料道胡家不過平常百姓，哪裡請得天仙下降。更不信胡家孩子倒是真龍化身，多分是什麼妖精假冒神仙，唬騙鄉愚的。便也不顧慮，一口允許，前來替他們降妖除怪。當飛龍打倒兩個武人之時，剛正他也到了，一家子喜歡不盡，忙著請他先來一看，這飛龍究竟可是真龍化身。道人欣然允諾，拉了飛龍的同學，出至前廳，果見一個眉清目秀、溫文爾雅的女孩子，正在那裡耀武揚威，看他空拳赤手，打得一班家人走投無路，喊痛叫天。道人見了，不覺皺皺眉頭，量定飛龍有些本領，便想先下手為強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疾，半空中突起一個迅雷，早有七八條小龍，向飛龍身上直撲下來。飛龍生平沒和人動過門爭，更沒曾施過什麼道法。又兼道人趁他不防，放冷箭似的這麼頑他一下。飛龍果然措手不及，連他師父傳授的遁法，一時也來不及施用，竟被那七八條小龍兒打翻在地。道人大喜，再把手中一粒彈子祭起，喝聲：「寶貝快取他腦袋！」一語甫畢，突有一道黑光，直奔飛龍頭上。說時遲，那時更快，這飛龍身雖倒地，心卻明白。見那黑光飛來，心中一急，驀覺泥丸一躍，口中湧出龍丹，望空直上。

頓時天昏地黑，雷風狂狂。黑暗之中，卻有萬道金光，耀人眼目。原來是他真身被龍丹引出，所以風雷立至，天地昏黑。那些耀耀的金光，卻是他身上的片鱗甲。真身一現，不但小小龍兒，散作一股青煙，就連那七八條小龍，也都嚇得顯出本來面目，原來卻是幾根爛草繩兒。飛龍此際心中完全明白，神情越發鎮定。見了那些草繩，不覺覺得龍軀亂顫，自己想道：「只道人有首領，龍有祖師，卻不道爛草繩兒還有徒弟徒孫哩。他把這些東西來唬我幾龍，真可說太不自量了！」哪知他這一笑一顫，卻闖下了一場大禍。

原來他那法身，本是極大的身軀，雖是他的神通可大可小，但因施術未慣，匆忙之中，哪裡顧得這麼週到，不知不覺，把全個龍身顯了出來，憑他房屋再大些兒，尚且不夠一動一彈，幸喜身在天井，可以把大半個身子躡向高處，還不怎樣害人，比及縱身一笑，全軀顫舞，這才壞事兒，但聽豁喇喇一陣響，是他把幾間民房撞成平地；忙把尾巴一縮，又是呼喇喇一陣響，又把那仇家的百間房子，也變成瓦礫之常還有宅前宅後、莊內莊外的樹木，同時都被震倒了許多。至於坍塌之下的人民，更自可想而知，大批兒壓得和肉醬一般，越發不成個模樣了。飛龍才曉得闖下大禍，慌忙收回龍丹，變成小孩原身，回顧地上，只覺濕漉漉的。原來不知何時，已變成一片汪洋的水灘。水勢潺潺，向東流去。

飛龍忙又跳在空中，運用神光四面一望，方知此水竟已通達錢塘江，成為小小江灣。後來地方百姓所稱為鬧龍港者便是此地。

那時的飛龍，卻無暇再顧這些，只得匆匆忙忙離了水灘，回到自己家中，兀自神魂不定，心膽動搖，回想了一下，忽然伏著母親靈柩，大慟起來。只道得遇仙師，從此可望出頭，哪知小小疏忽，惹下如此大禍，連累不少良民。師尊是大羅金仙，事事能夠預知，將來降罪起來，如何當得起呢！哭了一回，猛然轉念，現在仇是報了，禍是闖了，罪是受定了。追悔痛哭，也是無用。想我第二件大事，便是母親窀穸之事。我此番惹禍，都因母親而起，難道還忍教母親靈柩永遠停留在此，將來自身受災，卻教誰來安葬他呢！想到這裡，不覺歎口氣道：「命苦之人，橫直是弄不好的，事已如此，自身之事，卻莫管他，竟把母親安葬好了，再遵師命，去東海恭候定罪去罷。」於是跪下去，對著靈柩又哭拜一陣。他此時也不去煩動別人，捏起召神訣，請來許多天丁力士，將靈柩扛到一座高山之上。因自己要去東海，便把靈柩的方向，朝東安放。更請本土土地們幫忙，不上一個時辰，就堆起一座極高的墳墓。從別處移來了百枝松柏，將墳墓圍繞得密密嚴嚴，地勢十分盛旺。於今龍游西北有座峻嶺，號稱飛龍的，即因秀春葬地得名。

再說飛龍異想天開，見得大事了，便要遵師命，前去東海，因念自己闖下這等大禍，雖說事出無心，但回想自身從窀穸得道，經歷兩世，從沒鬧過這等大事，死傷如許多人口，此去禍福死生，尚未可必，而眼前又不能不和母親墳墓暫告分別，心中由不得萬分淒楚。忽然想到此去離那東海不過數百里之遙，承師父教授地行之術。此後化成龍體，不能在空中任意往還，以及災及田廬，再遭天譴，不如地行赴海，所過之處，開成一條地溝，此後如要拜墓，便可從地中往來，人不知鬼不覺的，也不驚世駭俗，害己殃人，豈非大妙之事。想到這裡，不覺十分歡喜，想再試著鑽入地底。忽又轉念水面之事我所熟悉，地中之事，別有土地專司，我今侵犯他的地界，不可不先對各方土地情商一聲，免得再惹是非。於是捏訣念咒，召各山中土地，告知此意。土地們面面相向，都有為難之色。飛龍怒道：「只通一條走路，又不礙著什麼，怎便如此無情！」土地們見他發怒，都慌道：「上神不要錯會我等意思，委因各處各地，氣有厚薄，味有濃淡，田有肥瘠，質有鬆實，此皆上天注定。福人能得福地，苦人只好得些劣土，怎經得上神恣地一鑽，卻不把好壞的土地弄成一脈貫通，此後再分不出等第高下。別的還不打緊，不免把世上善惡禍福，災祥吉凶都弄得七顛八倒，有違上天賞罰之公，報應之理。將來追究起來，小神們位卑職小，如何擔當得起。」

飛龍聽了，知語語有理，句句皆真。怎奈自己朝暮心切，好容易想出這個主意，自謂計出萬全，再無不妥，也決沒比此更好的法子，著實躊躇了一回，又對土地們說：「列位所言，雖是不錯，但據我想來，善人得福，惡人逢殃，那是報應一定之理，豈能因我這一攪，就頑得個顛來倒去。就是地脈溝通，經我法身一過，必有伏泉，將來人民取水也容易些。難道算不得將功折罪麼？我意已定，列位可以幫忙，大家都出點力，幫助一下，將來如有機緣，定當重報。要是不能相助，我便獨力進行。料想不到一天，也可通出大海了。」土地們又苦勸了一回。飛龍哪肯聽從，揮去土地，自管盡力鑽地，果然神仙妙術不比尋常，看他化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法身，從嶺頭母墳入地，一路捏訣而進。先是由高而下，次乃由西而東，真個不消一天，已把一條地脈溝道，直連東洋大海。飛龍不勝之喜，從此潛身東海，修煉符訣。每逢念到亡母，便從海口而進。沿著所通地道，不消片刻，即可直達墓前。後人因這條地脈是飛龍所開，大家稱為龍脈。後來這條龍脈雖仍被許真人封住，但是故事流傳，沿而成典。今人考究風水的，動不動講什麼龍脈龍頭，就從此事發生出來。其實按之事實，並不相符，也只算一種附會之詞罷了。

再提飛龍潛身東海，煉功待罪，看看又過了□多個年頭，也不見師尊前來，也不曾有什麼治罪的消息，心中兀自半憂半喜。他從入海之後，因堅守火龍真人教訓，專心用功，絕不干預外事。海中也有許多通靈識性的動物，知道來了一條道德高明的神龍，有的心懷妒忌，時思暗害，究因本領不濟，先後被飛龍做翻了好幾個。也有真心企慕，想要拜在他的門下學些道德的，飛龍總以自己道術並不高明，兼之未得師尊允許，無論如何不敢擅收徒弟。弄到後來，大眾知他不易接近，也不敢和他胡纏。飛龍也落得清閒自在，靜心息慮，煉他玄功。他既如此專一刻苦，進步自然極速。只□餘年工夫，虧他把火龍真人傳給他的修持大道和種種法術，練習得純熟無暇。這時他的本領，只除天上金仙，未必能夠抗衡。至於各界各洞的地仙散仙，以及各處各山的妖魔鬼怪，最高的不過和他齊驅並駕罷了。他又把兩根項長龍須，煉成兩柄寶劍，平時藏於鼻內，一到用時，可以隨意化長短，取人妖性命於千里之外。又把龍丹用三昧真火鍛鍊，可以放火吸水，吞霧起雲，並能攝取別人法寶。晶光一類，任是什麼奇珍異寶，宛如磁石引鐵，立時吸將過來。他把二寶煉成，□分得意：記得師尊曾言師叔縹緲真人，也在西方傳授老龍法力。這龍卻是個雄體，聽師尊所言，似乎我和他還有夫妻之分，將來相見之下，不知誰優誰劣。我今修成道法，煉得重寶，驚來不致丟我師尊的面子。卻不知師尊何以至今未來。難道他已知我違命闖禍？因此不要我這徒弟了嗎？若果如此，我便再用幾百年苦功，也不能位列仙班，膺受敕命，白白的瞧那西方老龍，昂頭天外，得意一時，可羞可慚，就是氣也得氣死了。這樣轉念了多時，不覺又萬分慌張起來。原想化個人身，前去師尊洞府詢問端的。但師尊臨行並沒有叫我前去的話，萬一我去了，他倒來了，豈不更被他責惱嗎？

這飛龍轉輾思慮，無計可出。這天沉悶之中，忽然想道：何不化個道姑，去岸上走走，也許得些師尊並西海老龍的消息，強如悶在海中，弄得出頭無日。想定主意，立刻跳上岸來，變成一個少年道姑，手提塵拂，肩背寶劍，搖搖擺擺的走到一個鬧市地方，見那來往行人，甚是擁擠，總不過是一班買賣的商人和入市買物的鄉下農夫。飛龍在龍游時，也看得慣了，都沒怎樣注目。信足所之，不覺走到郊外，時正暮春光景，山花紅得如火一般，映著細軟的碧草，翠青的松柏。風景真覺可愛。

飛龍走上山去，便在一塊大石上坐下，玩賞了一會天然景色。

忽見山下兩個行人，一老一少，一先一後的走著，望下去也似世外裝束。飛龍便不由注目起來。他的耳目本已煉得極遠極靈。

先就看清楚了那老少道人，都是神光奕奕，舉止瀟灑，知非平常俗道所能，已經滿心詫異。一會兒聽得那老道吩咐道：「徒弟，前去已是淮城，你且在那邊等我。我去會同你師伯，再來找你。你的性子不好，萬事可要忍耐，切莫拿出你那粗蠻的脾氣來。萬一又闖大禍，我可再也沒臉子替你求情。而且闖禍越多，魔難越深，將來一再歷劫，也是你自己受罪，別人可替你不了。你明白嗎？」那年輕的顯出很恭謹的樣子，說聲：「師尊放心自去，弟子再不敢闖禍了。」那老道才張口一笑。飛龍正想看往哪裡走，不道一眨眼兒，就只剩了小道一人，老道的身容不見了。飛龍大驚道：「這老道人本領道法，不在我師尊之下，我既有緣遇見，得上去結識結識他們，說不定他們曉得我師尊消息。想著，慌忙使個縮地法，只三步就到了小道面前。小道見了飛龍如此情形，卻也不覺愕然，問道：「你這人打哪裡來的？怎麼這會我沒見你來處啊？」飛龍笑道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，方才望見令師，才是真有道法的高人。小弟實在景仰得很，特地過來請問一聲，並要請教小哥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飛龍問完了話，總當說得如此客氣，小道一定肯和他結交了，哪知小道並不答話，不住的向他上下打量，打量得飛龍好笑起來，不覺失口道：「你這小哥，大概不大出來結交朋友，所以連外面交往的道理，都不大懂得。」一句話，早把小道說得急了，大喊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小妖精！也不問問我的年紀，比你曾祖老太、頭代祖先，還大個□倍百倍咧，怎就稱我小哥！我因守住師戒，萬分忍耐，不肯和你計較，你竟不知死活，當面唐突起我來！看還是誰有理，誰沒理！」飛龍見說，不覺笑得打跌。要知何事好笑，請看下回分解。